江岸随思

□春草

人类对山水有着特殊的情感。秦川人尤甚,恋山恋水。特别是对水的亲爱,如痴似醉。来到汉中,宿居江边,总算了却了这一好缘。

晨起,信步江岸,欣怡地看到万般景色,思绪竟如初夏的清风,随意的、暖暖的,轻柔飞扬起来……

江边的黎明,宁静、清新、可人。随着跳动的早阳,树木、花草均来了精神。丝丝凉风,带着湿润,拂面怡心;绿草茵茵,翠薇满目;蒹葭丛拥,随风绿动;竹舞剑叶,脆声微响。飞鸟划空,林亭尽染,碧波晶亮,鸥起汀渚。蝶逐花间,燕立蓝屋。思忖着这情、这景,不正是一幅江南初夏的水墨画吗?遂想起人们称汉中为江南,实属如此。枇杷的叶子摇曳着,摆动间,那金黄色的果子,若隐若现;玉兰在寂静中暗透着高贵的蕙质,紫白色的花瓣,传递出冷艳的美,着实让人崇宠得不敢靠近。布谷的鸣啼,划破了静默的晨空,给熟睡的人们,送去了乐曲般的叫鸣。近处楼前打开的窗扇,轻伸出瞭望的头影,逐渐点亮的房间,给这轻动的清晨带来了些许水岸生活的光景。

渐渐,岸堤上多了晨练的人群。赭红色塑胶铺成的堤路,向远处伸去,路边排立着银杏、绿枫;拥挤的、叠翠的叶子,争相涌入眼帘,似乎是要告诉人们,它是水边的精灵。绿与水的交融, 翻动着人的思绪……伫立的身影、摆动的鱼竿;远处小号传来的曲声,连同奔跑的脚步都送给了明丽、辽阔、如洗的湛蓝天空。

江风是轻的,它的轻盈,给这晨跑的脸颊送去了湿润的轻吻,柔柔的、滑滑的,似丝绸拂面,轻巧滑过,留下了轻触心灵的悦动;似稚嫩的小手,柔软的触碰,留下心动般的回味。

脚步随意,却带着丰盈。弯弯的江水,延缓地向东伸去,迎着晨阳,绽放着金色浪花般的微笑。鸭划清波,如织似棱,给这粼粼光芒的水面,平添了意趣;喜鹊喳叫,又给清晨的宁静带来了飞越般的遐想。人们惬意、舒悦,脚步与汗珠都带着自信、激情和生动。久久伫立,不愿离去,观赏着这锦画般的良辰美景,融入了不仅仅是欢快的,

反倒是有了思,有了想,有了写的欲望,有了挥之不去的冲动。

上帝对人类的爱恋,处处生动。山舞银蛇,白雪皑皑,戈壁浩瀚,大海无疆。清澈的江水,郁葱的山川,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舒美。秦岭,巴山的清风,吹拂的不仅是滋润心田,它们让我们思考,让我们遥想,想着责任,想着所从。是要将先人们的馈赠,留给子孙。这山,这水,这绿,这静,让后人能更加享受这一切的美好,去建设繁华似锦的家园,快乐的馨苑,高品质生活的憧憬!

舌尖上的蚕豆

□徐晟

红樱桃,绿蚕豆。雨后新晴,樱桃、蚕豆成了菜场上的主角,这儿一篮,那儿一堆,红红绿绿,煞是诱人,不禁想起宋代诗人释行海的一句诗:雨洗樱红蚕豆绿。

雨后樱桃,红艳欲滴。随手摘下一枚,也不清洗,直接放进口中,一股香甜,携着一缕微酸,一下子征服味蕾,让人欲罢不能。

蚕豆就不同了,它是一种平民化的食材。“种向中秋待夏收”,蚕豆种进地里,也不需要怎么管理,就能兀自生根发芽。头一年秋天种下,第二年春天开花结荚。立夏时节,樱桃红时,正是采摘蚕豆尝鲜的时候。

剥开碧绿的外壳,里面安静地躺着两个或三个愣头愣脑扁平嫩绿的蚕豆,模样几分像罗汉,不知江浙一带把蚕豆叫“罗汉豆”,是不是因为此故?在我老家,蚕豆更多时候被叫“大豌豆”,因为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圆溜溜、绿莹莹,比蚕豆小许多的“小豌豆”。小豌豆半大未老时,米粒清甜,可以生吃。蚕豆却不行,生吃腥味太甚,难以下咽。所以小时候嘴馋时我们偷过“小豌豆”,但从来不偷蚕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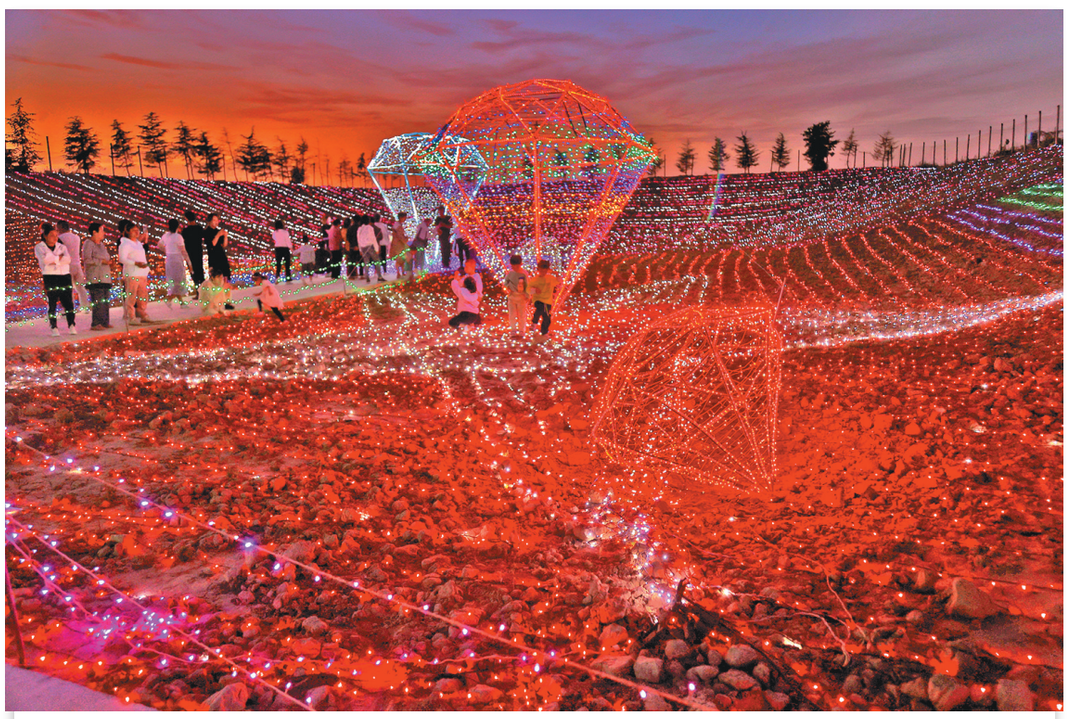
煮熟的新鲜蚕豆味道很不错。江南才子范烟桥先生在《茶烟歇》中写道:“初穗时,摘而剥之,小如薏苡,煮而食之,可忘肉味。”先生将新鲜蚕豆煮而食之,说好吃胜过肉味,喜爱之情可见一斑。小时候缺少油盐,蚕豆长成,家家户户的厨房,定会飘出新煮蚕豆的清香。

豆瓣炒瘦肉是奢侈一点的吃法。将新摘的蚕豆剥壳去皮,上下两瓣掰开。瘦肉切片,加酱油抓几下,放入油锅翻炒。待瘦肉变色,加入蚕豆瓣,放少许水焖几分钟。豆瓣炒瘦肉,既保留了新鲜蚕豆的清香,又增添了瘦肉的滑润,简直妙不可言!可惜小时候日子清苦,豆瓣炒瘦肉,只有家里来客时才能尝到。

蚕豆易老,尝鲜要早。到了小满,豆荚由绿变黄,由黄变褐,“豆”老珠黄,身价也会一落千丈。

但我觉得,老蚕豆有老蚕豆的妙处。母亲在世的时候,喜欢用肥肉煨老蚕豆。将肥肉切块,在油锅里烧一下,放入洗干净的老蚕豆,丢几瓣蒜,加水煮热后,倒进瓦罐,盖上一块瓦片。煮饭时把瓦罐送进灶膛,饭煮熟了,肥肉老蚕豆也煨好了。母亲将瓦罐捞出来,揭开瓦盖,放入食盐,用勺子一搅,一股浓香飘出,馋得人直流口水。

故乡渐行渐远,但舌尖上蚕豆的味道,却如挥之不去的乡愁,愈远愈浓!



“北极光之夜” 李世居 摄

瀛湖泛舟

□赵攀强

那是我婚后第一次到瀛湖,时间大概是1992年的春季。岳父家所在的村子地处瀛湖中上游,小地名叫南溪乡集中村,他们住在三组。听说原来的房子被湖水淹没了,现在住的地方是迁移上来的。

岳父家的房子是土坯墙瓦屋顶,一字排列,总共五间。房后是土坎,长满次生林。左右是农田,油菜花黄,麦苗茁壮。门前是院坝,坎下是竹林和桔园。透过竹林和桔园可以看到绿影斑驳的瀛湖,以及被湖水围裹的远山和小岛。蓝天白云朵朵空气纯净,青山绿水环绕碧波荡漾,仿佛置身于一幅水墨山水画中,我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地方。夜幕降临,月朗星稀,瀛湖静得出奇。我走出户外,站在院坝坎边的桔园里,凝目眺望。尽管夜色朦胧,我还是能辨别出哪里是山脉,哪里是小岛,哪里是湖水,哪里是农舍。我不知道在那儿站了多久,渐渐感受到了夜露的寒意,直到内弟出来叫我,方才回屋休息。

翌日清晨用过早点,内弟说带我坐船转转,正合我意,内心激动不已。只见他一手挎着渔网,一手提着鱼篓,走在前边带路。我紧随其后,沿着山间小路,穿过桔园、麦田、油菜地、柳树林,满眼都是绿的世界,夏的气息。来到湖边,脚下是厚厚的绿草,细密柔软,连接田地,伸进水里。湖岸的水波来回摇荡,水草随着波动上下起伏,将那些田螺和贝壳一会儿掀上湖岸,一会儿拉回水中。

内弟指向湖湾处,说那就是他家的小船,让我站在原地不动,他去取船。那是一条小木船,有蓬,一条绳子将其拴在岸边的小树上,船在湾里微微摆动。内弟解开绳子,挽成圈,放在舱内,用木桨划船。不一会儿,小船来到我的身边,内弟将一块木板搭在船舷,我踏着木板走进船里。船舷两侧各有一根木桨,我摇动一根木桨试着划船,不料小船不听使唤,只在原地打转,差点把我弄进水里。内弟笑了,让我在舱内坐稳,他要开始划船了。

那对木桨,连同那只小船,在内弟手里好像听话的小狗,只见木桨来回划动,翻起团团浪花,小船轻快前行,向湖心游去。我端坐船上,迎风破浪,风是微微的春风,浪是轻轻的波浪,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,好神气好惬意。对岸的巴山越来越近,我看清楚了,那山蜿蜒连绵,望不到头,看不见尾,映入眼帘的是满山的苍翠,绿绿葱葱,覆盖原野。白鹭飞翔,水鸟嬉戏。小船四周,微波粼粼,不时有上下的客船,穿梭的游艇,它们打破了瀛湖的宁静,让湖水翻起巨浪,波及小船,颠簸摇晃。我俯视湖面,水是那样清,湖是那样净,不由伸手湖中,撩起朵朵浪花,像晶莹的翡翠,随风飘飞,亲吻脸颊,丝丝清凉。

内弟说瀛湖南岸太远了,今天就不去了。北岸属于秦岭余脉,在集中村三组这个地方,两山之间有一峡谷,湖水倒灌进来,形成一条长长的湖湾,内弟平时捕鱼主要就在这片湖湾地带。他先是摇着小船,带我来到湖湾对岸,那里有一个村落,住着不少人家,昨晚看到的夜灯,应该就在这里。湖边有许多小船,湾里的湖面上有不少网箱。内弟有意将船靠近,抓起一把饲料丢进网箱,成群结队的鱼儿纷纷游来,争相吞食。那些鱼好大好肥,多是草鱼、花鲢、鲤鱼,还有鲫鱼。在湖湾深处,有一座铁索桥,我们将小船游到桥下,桥上有人,桥在摇摆,桥上的男女驻足观望,好像对我们的悠闲很是欣赏。

返程途中,内弟开始捕鱼。只见他左手拉住网绳,右手用力撒网,等候片刻,开始收网。那些落网之鱼,鳞光闪闪,在网中跳跃。我们在舱内将鱼儿从网中取出,没想到第一网就有收获。接着,我们又开始撒网、收网……这时,淅淅沥沥下起了微雨,远山、湖面、村庄,罩上了雨雾,迷迷濛濛,别有一番意境,真是“烟雨瀛湖美如画,我乘轻舟画中游”。那种清新,那种舒畅,那种滋味,令人陶醉。

麦香幽微

□宋扬

麦子飞溅,从麦秸秆剥离。五月滚烫的石板,碰撞出一粒粒麦子的鲜香。

爹在晒坝里拼起两根高脚条凳,条凳上五花大绑一块石板。爹双手抱了麦秸秆的一头,他的双臂在空中抡出一个大圆,麦穗重重撞在石板上,声音闷沉。如同正在艰难分娩的母亲,麦秸秆每一声沉痛的呐喊,都像在挣命。麦秸秆的喊痛、初生麦子的鲜香和爹飞溅的汗水在五月的村庄滚来滚去。

水全的磨坊外就有了排队磨面的人。麻雀在磨坊外的电线上叽叽喳喳叫唤。磨坊里,麦香像水一样从轰鸣的机器口流淌出来,又雾一样散开。墙面的沟沟缝缝,墙角的蜘蛛残网,屋顶的电灯泡都白了,我们抹了飞到地上的面粉打花脸,全都成了白头翁,成了白胡子老头儿。

磨面的人蚂蚁一样来,蚂蚁一样去。得了空儿,水全正好做挂面。机器压出一根根面条,纺线一样,老长老长。面条做好,挂到磨坊外的向阳处。等水全转身进了磨坊,我们溜出来偷面条,塞进嘴里,咔嚓咔嚓,嘎嘣脆,我们只敢掐走一些小截儿,多掐,就会露馅儿。我不敢偷成把的面条回家——爹插在檐口的黄荆条子对我的屁股是莫大的震慑。白毛儿和他弟弟也怕,有一回,他们偷了黄瓜,他爹揍他们,边揍边说:“看你两个饿死鬼投胎,丢死你先人。”

白毛儿和他弟弟望着面条,干吞口水。麻雀比我们不要脸,把面条啄落一地。我们背了新麦兑面条,两斤麦兑一斤面条。水全把地上的面条拣起来,吹吹灰,有小半撮箕。他把面条给白毛儿的娘一些。白毛儿娘千恩万谢,眼窝里有了老泪。这天晚上,面条的鲜香,也从白毛儿家的灶房袅绕开,随着炊烟,飘向了远方。

面粉回家,锅烧烫,新榨菜籽油冒出青烟,我娘最拿手油炸坨坨。面粉调浆,小葱切末,撒半把花椒,拌两勺豆瓣酱。油是新郎,面是新娘,火塘是花烛,铁锅是洞房,滚热的胸膛慢慢就酥软了面团蓬松的身体;摊面花儿,加葱与青花椒,调成稀稀的糊糊,在锅里散开,青青白白,裹上酸菜,配鸡枞菌鸡蛋汤,能让人暂时淡忘对肉的念想;面疙瘩扯进烧开的米锅,一顿早餐有干有稀。我和妹妹把面疙瘩稀饭刨得稀里哗啦……

而今,村庄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孩子。麦地依然在,却清一色都种了油菜。种油菜省力,帆布抻开,一抖,油菜籽便落进布里,老人也能收割;种麦子是累活,需要青壮劳力。老人们似乎看穿了麦子的骗局——割麦、捆扎、运输,抡圆双臂在石头上一粒一粒砸下,收获一粒麦子如同二万五千里长征般艰辛而漫长。

几年前,关中麦客把收麦机开到了我们庄上。庄上的地沟沟坎坎,并非一马平川,想要纵横江湖的收麦机根本没法大施拳脚。收麦机黯然退场,麦子也黯然退场。

庄上,麦地空空。水全的磨坊有些孤独。新麦的鲜香不再从磨坊里飘出来,不再从挂面架上流下来,不再从某家的蒸笼里漫出来。速冻包子、馒头,早已是镇上小超市随时可以买到的食品。

举家离开村庄后,我家那炸过油坨坨、摊过面花儿、扯过面疙瘩、蒸过老面馒头的铁锅,已经深深埋进垮掉的土墙里。初入城市,那些琳琅满目的西饼就摆在西饼屋的玻璃橱窗里,造型精美,奇香扑鼻。烟花易冷,奇香渐渐熟悉到平淡。有一天,竟觉得它们是那样木愣,没有忧伤,没有生命。

我的麦香与牧歌已经裹挟进时间的洪流,子弹一样飞速逝去。此番回乡,我像海子一样——“孤独一人坐下,在五月的麦地,梦想众兄弟……”恍惚中,我的眼前又出现了一片麦浪,云彩清幽的天空,淡淡明朗。

水全磨坊外的麻雀飞起来了,麦子的香味在辽阔的田野婉转飘荡,和着麻雀的歌,和着金色的夕阳。

赞歌献给党

—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诗词精选

风雨一百年

□田冲

党啊——
又一次
我让自己的诗笔饱蘸浓浓的感情
在激动和振奋中
书写对您的万千种思绪和无限忠诚
在内患外辱交加的日子
您艰难而又悲壮地诞生
诞生在二十世纪的黎明
您诞生的土地上处处沐浴着新时代的暖风

党啊——
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
没有您
就没有南昌城头飘扬的红旗
就没有长征路上生死攸关的转折
就没有十四年抗战、三大战役的胜利
就没有举国的欢庆
是您领导中国人民
把祖国山河装扮得更加锦绣
使祖国更加富强繁荣
是您让改革开放的列车
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轰隆隆前行

党啊——
我怎能不襟怀兜满时代的豪情
讴歌您领导下祖国的繁荣 民族的振兴

党啊——
一百年风雨
一百年的征程上撒满了胜利的欢笑和歌声

清浅初夏

□王慧

初夏,漫山遍野的绿
给人一种安逸
所有的静谧
都给了鸟鸣蝶舞
枝头上结出
五颜六色的心情

有风经过
带来花的芳香
天空是多变的
通向冷暖和四季
远方的人
看不见深山的风景
也听不见久远的呼唤

思绪如流水
流过人间
诗歌如微风
细数清欢
云里雾里
梦里醒着的
一如既往沉默
我们只需要安静
接纳光阴遗留的爱恋

国画 沈卡利

社址: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: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 本期零售价壹元